

吾心安处是归乡

——彼得·汉德克小说《缓慢的归乡》中的空间建构

张晓玮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在空间转向视域下，对空间建构的研读成为探究文学作品中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缓慢的归乡》是当代奥地利作家汉德克于 1979 年发表的小说，讲述了一位迷惘孤独的地质学家，通过三个空间（北美空间、西海岸空间、纽约空间）的经历，在竭力寻找空间的“主导形式”和不断感到空间的丧失中反复徘徊，最终发现“归乡”才是自我的归属。小说中空间的构建与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环环相扣，而本文通过对小说中构建的空间进行分析，深入体验主人公拯救心灵裂痕，探寻自我与世界重新归一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缓慢的归乡》；汉德克；索尔格；自我

Journey of Finding Inner Peace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Peter Handke's Novel Langsame Heimkehr

Abstra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turn, the study of space construct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exploring the personal spiritual world in literary works. The novel "Langsame Heimkehr" by contemporary Austrian writer Handke published in 1979, telling a fascinating geologist, through three spaces (North American space, West Coastal space, New York space) experience, repeating in trying to find the "dominant form" of the space and the loss of space, and finally discovered that "back to home" is the inner calm proper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vel is deducted with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protagoni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ce constructed in the novel, and experience the hero's mental process.

Key words : Langsame Heimkehr; Handke; Aufhören; self; inner peace

20 世纪文艺批评理论进行了“空间转向”，文学评论的关注点从时间和历史转移到空间和地理上来，空间不再是简单的景观或者时间的载体，而成为了人类生存和自我感知的必要因素。探其本质，可以发现个体和空间是相互构建的关系，故个人的精神世界可以通过探究其与空间的关系进行构建，且人的情感变化依赖于空间的转变(Bal, 2009)。昂立·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以及爱德华·W. 苏贾将空间理论逐步完善，将人的精神意识、身体行为、社会活动及生存状态等问题纳入对空间理论的考察中(张赞, 2020)。2019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彼得·汉德克的小说《缓慢的归乡》(Langsame Heimkehr) 于 1979 年出版，是在作者回到奥地利之后创作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汉德克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韩瑞祥, 2013)，主题仍然是生存空间的缺失和自我的找寻，叙述的核心是主体与世界，但在叙事风格上相较之前有很大不同。对于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是虚伪的，世界的主题是丑恶、僵化、陌生。他对世界的厌倦和不满尽数体现在其作品中，但他也在试图通过艺术创作缓解不断寻觅的痛苦、解答现实生存的困惑，最终构建精神世界中的理想世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自己的旅行和思考，更标志着汉德克走出了人生低谷和失语的创作危机，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时期，第

一次表达出主体与世界和解、达成某种和谐统一、回归自我的可能性。

《缓慢的归乡》讲述了人公索尔格重新探索他自己，世界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故事。他和他的同事劳费尔一起在陌生的空间里进行地质研究。索尔格是一位地质学家，他在自己的存在中找不到任何意义。在经历了从美国北部到西海岸再到纽约大都市的三次空间的转变之后，他决定回到欧洲，回到他的“家”。这种是通往内心平静的出路，也是通往他自我存在主义目标的出路，这代表了一种发展，是主人公与世界和谐相处的象征。小说的核心线索是沿途空间的变化，空间可以看作是情节的支柱和起点，主人公在其中进行体验和思考。故事的三个标题：史前形态，空间禁地和法则与索尔格居住的美国北部、西海岸和纽约三个地方相匹配。各个空间和内心世界在此书的写作中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表达了汉德克内心的情感和感觉。正如他自己所说“从这时开始，我才开始了写作之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对内心世界的反思，表现了两者的关系和主人公对“家”，即对回归自我的追求。

一、北美空间：与世隔绝的地域空间

索尔格在与世隔绝的阿拉斯加腹地进行地质研究，他在大自然中生活、感受，肆意地释放着他的艺术家灵感。在

这里他不仅通过观测获得了数据，而且找到了“个人的空间”——荒野，这是一个纵横蔓延的河岸，安静到“水流都在毫无声息的奔涌着”。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中，他有了“结束与世对立的孤独”的欲望，在与大自然的朝夕相处，以及与脱离主流社会当地人接触中，他获得了平静生活的力量。但有些时候又会“突然变的冷漠”，“而且将自己体味成一个远离者”。他徘徊在厌世和充满幸福的幻想之间，渴望实现某种持续的平衡。

他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现实的人对自然的疏离呈现出粗暴的特点。而索尔格的职业使他与自然的了解与接触很多，他可以尽可能地看到和享受大自然。他也是一个用心去观察世界和自然的人，不仅仅是用最现代的科学方法来衡量世界和自然。在这片荒野中，他认为用技术来进行研究是荒谬的，他用绘画将自己与自然相连，连接的模块是这样的：空间 - 人 - 空间。人站在荒野的中央，同时又被荒野包围着。荒野代表着一个远离家园和尘世交流的空间，在那里会让人感到孤独。同时也为主人公提供了一个感觉和反思的空间，使他能够注意到主体的丧失，这种感觉是“回家”想法的起点。

迷人的景色也有把人引向想象的力量，在索尔格的想象中，这种力量来自于物体的规律。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感知的手段，景观是“可管理的文明和家园”。索尔格认为“在幸福的疲惫中，所有的空间都在一起，无论它们是存在于当下，记忆中还是想象中，它们构成了一个空间，不仅是一个私人的，而且是一个开放的庇护所”。他总是认真对待他的工作，即使他很生气，因为他不想迷茫，不知如何前行。他确信，他不必独自忍受那些对他来说陌生的地方，而是借助技术方法来测量和绘制风景，并将其排成一条严格有序的线，“如果他没接触过任何人。”索尔格是一位平静而“不透水”的科学家。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在黑暗中索尔格很害怕，为了克服这种恐惧，他试图清楚地描述自然的外观，并“防止自我遗忘”。与印度女人交谈他必须使用外语，他觉得自己不是自由的。他说话时失去知觉并且感到孤独，没人能跟他说话。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打瞌睡的时候，索尔格梦见自己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是社会的一部分。在文学作品中梦通常是人的潜意识的象征，这个梦代表了他担心别人会忘记他。但另一方面，他总是对荒野中的风景感到惊讶，他喜欢拍摄这片风景，这样他就能尽可能详尽真实的描绘它。索尔格缺乏的不是“自我的感觉，而是作为一种形式的感觉的自我意识”。在开始旅行之前，索尔格回顾了过去，相信他看到了的所有，这使他的身体变得强壮和温暖。

综上所述，美国北部荒野中的自然景观是通过绘画和测量的研究方法来感知的。然而，索尔格感到孤独，并希望融入社会。在沉思中，“他作为自然观察者所获取的空间显示为生存意义的承载者，也成为向别人敞开心扉的神圣之物。”他感受到了自己无足轻重的生存就是自我丧失，于是

决心将自己置于历史的责任中。

二、西海岸空间：痛苦与治愈并存的社会空间

随着旅程的继续，索尔格空间的感知加深到一个文化世界。他在西海岸的旅途中遇到了挑战和问题。在那里由于突然发生的事件，他失去了“方向”，道路是按照计划设置的，这座城市满满都是“无情的自动化”，他对此无能为力，这就是个人存在感丢失的原因。“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下不定决心。”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与阿拉斯加的荒野不同，这个位于西海岸的地方是一个充满人类，生物和道路的城市。这座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代表，被街道分割开来。与开放空间形成对比的是，在城市建筑中，所有的窗帘都是封闭的。这就是为什么索尔格不能轻易地通过交易会 and 绘画来感受这座城市的平静。紧闭的窗帘对他来说是一种战后的气味，包围着他的四面墙。对他来说这感觉是“不是孤独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没有世界的孤独”。他又一次陷入无法找到自我意义的、让他极度沮丧的生存深渊中。幻想中的枪声使他感到困惑和不安，他觉得自己被语言所抛弃，甚至被“语气”抛弃，他“厌恶与分离的痛苦”也在此愈演愈烈。

公园是地震后建造的地方，地震是索尔格恐惧的起源，同时也向他展示了自然毁灭的力量。地震发生后，护理人员面临危机，他们无法感到安全，并感到十分孤独。空间的破坏是空间的丧失，是生命、思想和行动基础的丧失。《论空间》这篇论文是他研究的产物，探索空间也是他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法，随着工作的完成，个人的发展以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就形成了。在他完成论文后，不再写作使他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他的自我感受越来越激化，他自己的感觉也在不断变化，他是如此的迷惑，不知道自己该写些什么、做些什么，因为他什么也拿不出来，思绪的碰撞在这一时期十分强烈。

在阿拉斯加地区时，索尔格认为自己游离在当地社会之外，他通过与一位印度妇女进行交流，做到可以平静地工作、研究和生活，并且不与社会完全脱轨。在索尔格到达西海岸的家后，当他在加利福尼亚与邻居交谈的那一刻起，世界又与他联系在一起了。对他来说，沟通是一种联系的工具。索尔格的存在和身份取决于他与邻居的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可能性，不再是在个人层面上，而是在社会层面上。他称邻居为“神圣的他者”，因为参与了邻居的家庭生活，目睹了他们的幸福，索尔格开始思考“家”的概念，也是在这里他精神上感到的空间的丧失得到弥补，一直找寻的“主导形式”也有了模糊的轮廓。家是主体意识和成长的港湾，只有通过寻找家，他才能找到解决个人存在感丧失的出路，得到对抗孤独的办法。

在这一空间中，索尔格脑海中出现了种种幻象，他认为“我生命的每一个瞬间与所有其他瞬间都是相互配合的——没有辅助环节，存在一种直接的联系，我只能自由的

想象他们”。在此空间中通过人际关系的变化，着重表现了他的混乱。由于邻居家的幸福生活和个人价值的丧失，回国的想法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对索尔格来说，家是一个不会让他迷惑和无言以对的空间：“不仅仅是在某个国家，不仅仅是在某个地区，而是在他出生的房子里。”

三、纽约空间：寻找救赎的个人空间

在穿越阿拉斯加的旅程中，突出了美丽的风景和原始的自然，在西海岸的旅程中，展示了城市景观和熟悉的温暖，索尔格在他的旅程的第三部分来到了东海岸，索尔格来到了纽约大都市。孤独、迷茫和混乱的经历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索尔格确定他不是生活在自由的自然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他随时可能迷路的社会中。他开始了自己回归生存和内心平静的“归乡”之旅。在他坐上归乡的飞机后，“内心也有一种飞行，说话和生活都是那么容易”，感觉新的生活正在向他招手。

索尔格感知外面的世界，反思过去，试图找到内心的平静。“归乡”这一渴求在这里不仅仅是心灵的反射，而且也是小说慢慢展开的叙事方向，在主人公的心里，渴望被拯救的力量不可阻挡地要把“他这个个体与世界整体永远维系在一起”。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他决心赋予自己一个负有责任的“个人法则”，正如这一空间的标题所示，法则和秩序对于个人的发展和追求是重要的，这是回到家乡的首要条件。个人法则是对内心秩序的一种积极主动的维护，是对世界和自身中消极一面的抑制；同时也是让个人积极，自由的以自己的方式去认识和感受外面世界的机会。当他在纽约的城市中徜徉时，这座世界大都市人群让他的感受变得强烈，“时间与空间在他眼前豁然开朗”，“他有了言语，时间成了光明”。自我与世界交织，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交融。纽约的飞机和高层建筑十分繁多，公共汽车和地铁等公共交通也很繁忙，匆匆把乘客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咖啡馆在阳光下看起来很平静。索尔格在这样的环境下，恢复了语言能力，同时变得更温和、更客观。他写出他所看到的，然后赋予一定的意义和有效性，这样就永远不会丢失。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这个秩序中”，他渴望的力量从内心最深处的自我喷薄而出，直到最外层的世界，因为它要将他这个独来独往的人和这个世界整体永远地连在一起。在小说的最后，索尔格在飞往欧洲的夜航飞机里做到“第一次真正的旅行”，他感到社会不仅是像他这样的人横加指责的邪恶的序列，而且自古以来也是一个每个人可以继续和促成和解的形式。

四、结束语

城市是《缓慢的归乡》构建空间的主要部分，西海岸和纽约在这方面都是城市空间。索尔格经历的三个地区是北美，西海岸和纽约，它们都在主人公索尔格的故乡之外，作为一个旅行者，索尔格感知异国的环境并思考：“离异国的人越远，看见的人和被看见的人就越鲜活。”作为地质学家的研究，同时作为旅行者的体验，推动了主角个性的发展，

为主角提供了一个思考世界和自我的空间。因此，更详细地分析这三个空间和城市的描述是有意义的，这三个空间和城市的描述可以被视为回归的文化基础。索尔格在经历和思考危机后，最终选择“归乡”来达到内心的平静。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作者彼得·汉德克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缓慢地归乡”。在他去往别的国家时，他发现不应该让自己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呆很长一段时间，在反思后汉德克的叙事手法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是激进的语言实验，并以这种方式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在这之后，他意识到消极的态度和激进的语言艺术不是克服世界上所有矛盾和危机的有效方法。通过非激进的叙述清晰地呈现给读者通往内心平静和存在的道路，也可以带来安全感、通融感，并且唤醒个人意识。乌托邦的幻想存在于索尔格思想和心灵中，正如西海岸地震花园所说，“从无意义的生活中逃出，就像从地震中幸存，舞蹈变成了有意义的游戏。”从《缓慢的归乡》中可以看出，汉德克试图在人与周围世界的对立中寻找共处的可能性。汉德克给出的方案是文学，在索尔格的归乡之路中，文学在主人公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学作品使主体获得了对自我、周围世界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能力。汉德克曾说，文学对于他有启蒙和改变的作用：文学中的现实，引起我对现实中的现实的注意和批判。文学启蒙我，使我认识我自己和我周围发生的事。”无论作为读者还是作者，他都期待文学作品能够或多或少地改变他，能够让他认识到某种他还没想到、没有意识到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因为他认识到他借助文学能够更有意识地生活，所以他也坚信，他能够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改变别人。在现代社会中，汉德克期望文学艺术能让人超越日常生活，认识并回归自我，并且在自我与世界之间达成某种关联与和解，最终达到了内心的平静。

参考文献：

- [1] Bal. M. Narratology :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M]. Toronto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 145.
- [2] Handke. P. Die Wiederholung[M]. Frankfurt : Suhrkamp, 1986.
- [3] 安德斯·奥尔森.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J]. 龚璇译. 世界文学, 2020(2) : 129-131 .
- [4] 刘冬瑶. 重复的多意性——论汉德克小说《去往第九王国》 [J]. 外国语文, 2020, 36(06) : 13-18.
- [5] 聂军. 彼得·汉德克的戏剧艺术 [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06) : 10-21 .
- [6] 聂军. 感受真实, 重塑经典——认识彼得·汉德克 [J]. 外语教学, 2018(02) : 96-100 .
- [7] 彼得·汉德克. 缓慢的归乡 [M]. 韩瑞祥编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 [8] 彼得·汉德克. 汉德克获奖演说 [J]. 徐畅译. 世界文学, 2020(2) : 131-141 .